



[英] 凯特·摩斯◎著

KATE MOSSE

牛道斌 周卫红◎译

L A B Y R I N T H

一个圣杯，两个女人，三个秘密

法国南部某个考古现场，

神秘墓穴中的一枚石头指环、两具骸骨，

为她引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杀机，

以及揪人心肺的奇幻之旅！

两个女人的前世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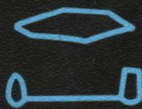
等待千年的神秘恋人，

传说中的不死秘方，

还有恢弘壮阔的十字军战争，

正一步一步向你靠近……

吉林文史出版社





L A B Y R I N T H

迷宫

〔英〕凯特·摩斯◎著 牛道斌 周卫红◎译

NOTHING SOUSM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宫 / (英) 摩斯著; 牛道斌 周卫红译.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7. 4

书名原文: Labyrinth

ISBN 978-7-80702-516-0

I. 迷… II. ①摩… ②牛…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8315号

LABYRINTH by KATE MOSSE

Copyright: © MOSSE ASSOCIATES LTD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UCAS ALEXANDER WHITLEY (LAW)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JILIN LITERATURE &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专有权属吉林文史出版社所有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

图字: 07 — 2006 — 1532 号

迷 宫

Labyrinth

作 者: 凯特·摩斯

译 者: 牛道斌 周卫红

责任编辑: 耿 宏

责任校对: 耿 宏

封面设计: LZW1127

出 版: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6开

字 数: 480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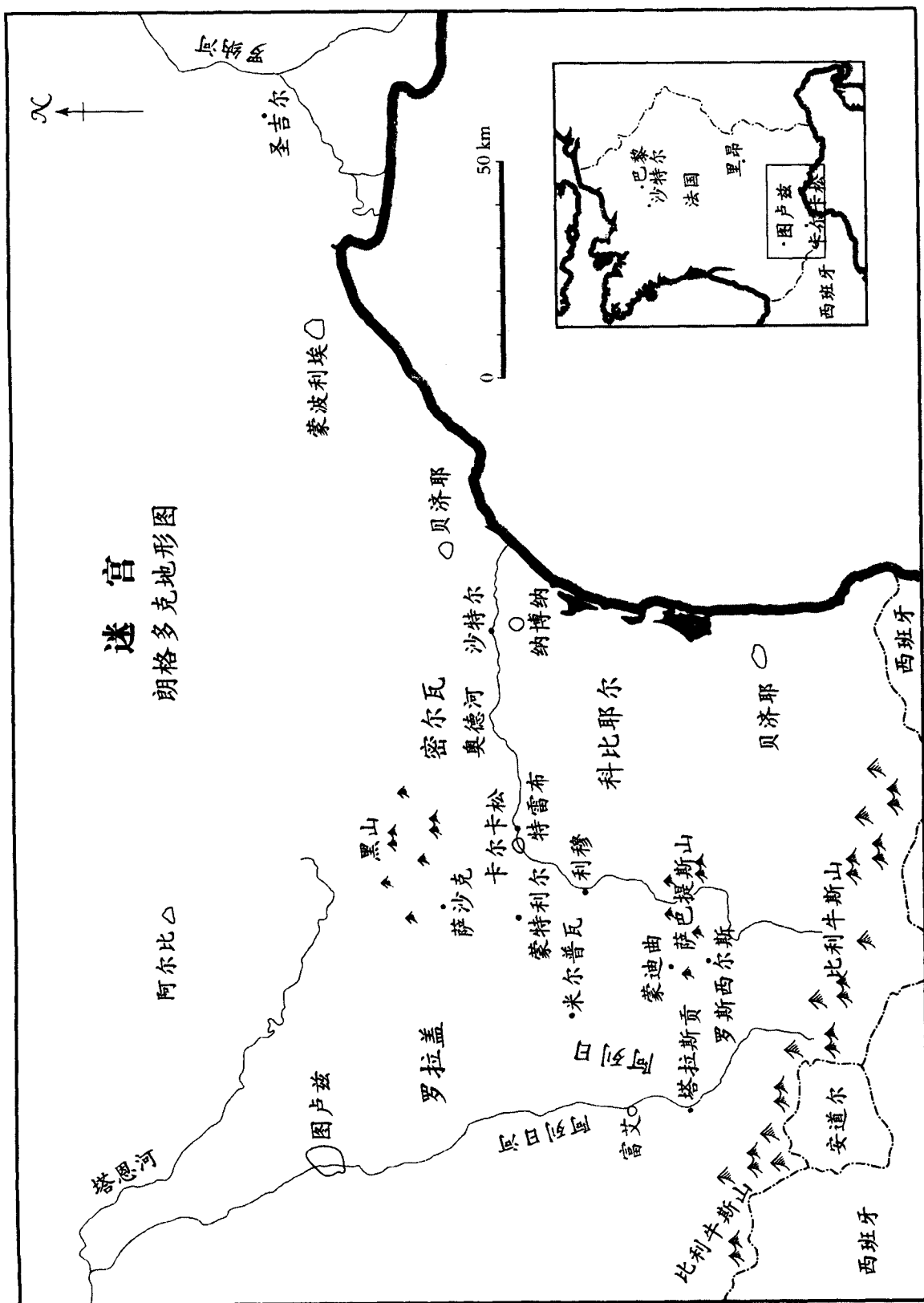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02-516-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迷 宫 朗格多克地形图





目 录

序 曲	丘 上 城 邦	秘 笈 守 护 人	回 到 山 间	尾 声
--------	------------------	-----------------------	------------------	--------

1	11	119	279	361
---	----	-----	-----	-----



序 曲



法国西南部 萨巴提斯山 苏拉拉克峰

2005年7月4日 星期一

这是艾丽丝第一次来比利牛斯山，但感觉像在家里一样。有人告诉她，冬季，这一带山区连绵的山峰覆盖着皑皑白雪；春季，娇艳花朵纷纷从处处的山岩间露出笑脸；初夏，草场一片葱绿，更有黄色的毛茛花点缀其间。可现在，烈日征服了大地，满目绿色也被晒成了棕褐色。她想，这地方景色倒不错，只是有些荒凉，看来是一个饱经沧桑，积淀过久而无法平静的地方。

在山下的主营地，艾丽丝看到同事们已聚集在巨大的帆布篷下了。她隐约可以辨认出希拉的身影。她奇怪他们这么早就停工歇息了。

艾丽丝也想下山去和同事会合。但她心里明白，如果现在就丢下手里的活，就没有接着干的心思了。

这天一大早，她发现一块巨石下有东西在闪闪发光。巨石突兀在山体一侧，干净整齐，几乎像是被一只巨手放在那儿似的。虽然她说不准发光的东西是什么，也不知有多大，但她已经挖了一上午，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见分晓。她有望时来运转了。

她知道自己应该叫其他人来一起干，至少告诉她最好的朋友希拉。希拉是考古小组的副组长，自己不过是个志愿者。但今天是在这个考古发掘现场的最后一天了，她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能把这个发现告诉其他人。

后来，当艾丽丝回想这一刻时，就会想起那一缕光线是多么珍贵，想起她舔血渍或泥土入嘴时的苦涩，还会想到，假使她选择了下山和离开，事情又会怎样；还有，如果她当时和别人分享那个发现……

喝干最后一滴水，艾丽丝将水壶扔进了背包。在随后大约一个小时里，太阳升起来，气温也越来越高，她感到上唇和乳沟冒出了汗珠，但她仍挖个不停，直到在巨石下挖出的缝隙大到足以让她把手伸进去。

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的直觉是对的，她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了。那东西摸起来滑滑的、黏黏的，是金属而不是石头。她紧紧抓着那东西，同时心里告诫自己不要抱过高期望。她小心翼翼地将宝贝掏出黑洞。

那是一枚圆形金属扣环，重重的。因年代久远和长期埋在地下的缘故，扣环上布满了黑色和绿色斑点。艾丽丝用手指擦掉上面的泥土，这枚用银和铜制作的扣环现出了原貌。她笑了。一眼瞧上去，这东西像是中世纪的，是那种用来系披风或长袍的扣



环。她以前见过这种物件。

艾丽丝知道，匆忙下结论或根据第一印象下结论都很危险，但她仍忍不住去想象扣环的主人是什么样子，已经故去多久，或许还走过这些小路吧。

她对扣环的联想越想越远，想得出神了，以至于巨石开始移动了她都没有发现。这时，第六感觉提醒她抬头看。刹那间，整个世界似乎凝固了，没有了时间和空间。那块大石头开始摇晃、倾斜，然后朝她冲过来。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回过神来，拔腿就跑，踉踉跄跄，东倒西歪，才没有被巨石砸中。巨石轰然砸地，飞起一片黄尘，然后滚呀滚，一直滚到山下很远的地方。

艾丽丝死死抓着灌木丛，匍匐在地，不让自己向山下滑去。一时间，她趴在地上，感到天旋地转。想到刚才差点被砸死，她全身冰凉。真悬呀，艾丽丝长吐一口气，等着大地停止旋转。

慢慢地，脑子里的轰隆声消失了，胃里也不再翻江倒海，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她坐直身子，回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她的膝盖擦出了血痕，手腕在身体落地时重重地摔在地上，可她的手一直紧抓着扣环不放。

她站起身，掸掉衣服上的泥土，感觉自己像个十足的傻子，她不相信自己竟然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没有注意到巨石的安全性。这时，她朝山下的大本营望去。让她奇怪又欣慰的是，刚才发生的事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举起手，准备朝山下喊，却意外地发现，巨石原来所在位置，露出了一个狭窄的洞口，像是岩石上凿出的一个门洞。

听人说过，这一带山区有许多隐秘的通道和洞穴，因此，她对发现了门洞倒不感到惊讶。虽然从外面看不出来，但直觉告诉她，那儿有门洞。

艾丽丝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自己应该找个人一起进洞。一个人进洞是愚蠢的，甚至很危险。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可话说回来，她一开始就不应该独自上山。希拉都不知道她一个人上了山。但她感觉有一种力量在驱使她进洞：这个门洞像是她个人的。

艾丽丝告诉自己，无缘无故惊动其他人并挑起他们的希望，毫无意义。如果洞里真有什么值得探索的话，再告诉其他人也不晚。她进洞后什么也不做，就是想进去看看。

“我只做记录。”

她爬回山上。在巨石原先位置的那个洞穴入口处，有一个很深的凹陷。长期生活在凹陷潮湿泥土里的虫子，因突然暴露在阳光和热浪下而疯狂扭动着身躯。她的帽子静静地躺在掉落的地方，铲子也在那儿。

艾丽丝朝黑黝黝的洞内瞅了瞅。洞口高五英尺多，宽三英尺，洞口边缘参差不齐。洞口像是天然形成而不是人开凿的，可当她用手沿岩石上下摩挲时却奇怪地发现，巨石安放的地方很平坦。

渐渐地，她的眼睛适应了洞中的光线。眼前是一条狭长的隧洞。艾丽丝感到脖子



后的短发竖起来了，似乎有什么东西隐伏在黑暗的洞中，最好不要去惊动它。但那不过是可笑的迷信，她置之一笑。艾丽丝不信鬼神，也不相信有幽灵。

她将扣环紧紧捏在手里，像揣着一块护身符，然后深吸一口气，抬腿走进了隧洞。立刻，有一股久藏于地下的霉腐气扑面而来，钻进她嘴里、嗓子和肺里。洞内的空气凉爽潮湿，不是密封洞穴里需要注意的那种干燥、有毒气体。所以她想，洞内的空气应该是流通的。为了防止万一，她从短裤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打着了，伸向黑暗的洞中，检验洞中到底有无氧气。火焰在一阵阴风中摇曳着，但没有熄灭。

艾丽丝有些紧张，还有点犯罪感，她将扣环用手帕包好塞进口袋里，然后小心翼翼地 toward 洞内走。打火机的火光虽然微弱，但可以照亮脚下的路，粗糙不平的灰色洞壁上留下了她的黑影。

她又向前走了一段，感觉阴冷的空气像猫一样在她裸露的双腿和胳膊上摩挲着。现在是向坡下走，她能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坡度和高低不平的沙砾地。走在狭小、寂静的洞穴中，脚下的沙砾和石子发出很响的嘎吱嘎吱声，她越走越深，身后的自然光也越来越黯淡。

突然间，她不想继续往前走了，而且觉得根本就不想来这里。然而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大山深处向她召唤着。

又向前走了约十米，隧洞到了尽头。这时，艾丽丝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洞室的门槛上，脚下是一个天然的石头台子。石台上有坡度不大的宽台阶，直通那片平整光滑的主场地。洞室大约十米长、五米宽，显然是由人工开凿的。洞室的顶很低，呈拱形，像教堂地下室的顶。

艾丽丝将火光摇曳的打火机举高了，睁大眼睛，奇怪自己怎么对这里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熟悉，而且感觉挺不舒服。她正准备走下台阶，却发现最上面的石头上刻有字母，就俯身去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上面只有三个单词和最后一个字母 N，也可能是 H，依稀可辨，其他字母已被侵蚀或毁坏了。艾丽丝用手指擦了擦上面的灰，大声读着这些字母。

“P-A-S A P-A-S... Pas a Pas。”

一步接一步？一步接一步干什么？她潜意识里隐约想起了什么，像一首被遗忘了很久的歌瞬间被记起，但这记忆很快便消失了。

“Pas a Pas。”这一次她小声念叨着，可这几个词没什么意思呀。是句祷告词，还是句警告呢？因为不知道这几个词后面跟的是个什么词，它们不能说明任何意思。

她开始有些紧张，就站起身来向台下走，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她心里激烈地斗争着，既感觉好奇又有种不祥的预感，她感到自己裸露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

艾丽丝高举着打火机火光为自己照着路，以防止滑倒或撞着什么。当走到底下的台阶时，她停下了，深吸一口气，然后向黑暗中走去。此时她只能辨别出洞室的后壁。



要确定她所在位置到洞室后壁的距离很困难，因为不仅仅有洞外的光线在作怪，而且打火机火光也投下阴影，但隐约可见洞室岩石上画着或刻有一个巨大的由线条组成的圆形或半圆形图案。图案前的地面上有一个石桌，一米多高，像个祭坛。

她紧盯着洞壁上那个图案，保持着自己的方向，缓慢向前移动脚步。这时，图案能看得更清楚了，像是迷宫，但根据她的记忆，这个迷宫图案应该不是真正的迷宫图，迷宫图的线条该通往中心点，而这个图案的线条不是。这个迷宫图不对。艾丽丝说不清自己对此为什么能如此肯定。

她一步一步往前挪，眼睛一刻也不离迷宫图。嘣当一声，她踢到了地上一个什么硬的东西，发出的声音微弱而空洞，紧接着像是有东西被挪动位置后滚动的声音。

艾丽丝低下头，想看个究竟。

她的腿开始打颤。手中打火机的火焰摇曳着。她吓得喘不过气来：自己正站在一座坟墓的边上。墓穴很浅，不过是地上一块凹下去的地方。墓穴里有两具人的骷髅，因为时间久远，骷髅已经剥蚀得干干净净。一具骷髅头颅上的两只眼洞似乎在“盯”着她看，另一具被她踢到了一边的头颅骨侧躺着，似乎有意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这两具尸体原来是面朝祭坛并排安放的，像墓穴上的雕刻一样。墓穴上的雕刻都是对称的，而且完全在一条水平线上，但这个墓穴没有那种宁静气息：一具骷髅的脸颊骨被砸碎了，像被砸瘪了的纸面具；另一具骷髅的几根肋骨也断了，像枯树的断枝一样支棱着。

决不能被吓倒，艾丽丝想。她强迫自己蹲下身，注意着不碰到其他东西。两具骷髅之间有一把短剑，剑身因年代久远已经锈蚀了。此外，还有一些碎布片。短剑旁边还有一个拉绳皮包。艾丽丝皱了皱眉，她肯定以前曾见过这种包，但其他的什么就想不起来了。

那具小一点的骷髅手指间，夹着一个非常小的白色圆形物，差点被艾丽丝错过了。她想也没想，迅速从口袋里掏出小镊子，俯下身，小心翼翼地将圆形物取了出来，然后举到打火机火焰旁，轻轻吹掉上面的尘土，想看个清楚。

那是一枚很小的石制戒指，表面圆而光滑。说来奇怪，艾丽丝对这枚戒指也感到熟悉。再仔细一看，发现戒指内侧有一个图案。起初，她以为是什么图章。紧接着，她猛地意识到了什么。洞室后墙壁上的图案与戒指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艾丽丝不信教。她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天堂或地狱，不相信有上帝或魔鬼，也不相信这一带山区有大家所说的鬼怪出没。然而，此时此刻，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存在，有一种永远说不清楚并且超出她的阅历和理解能力的东西存在。她感觉到罪恶正在自己的皮肤、头皮、脚底下爬行。

她一下子失去了勇气。洞内突然开始冷起来，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呼吸也凝固了。她迅速站起身，意识到自己不该来到这个古洞。现在，她特别想离开这里，远离这个充斥着暴力、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鬼地方。



可一切都太晚了。

在她头顶或身后，她说不准在什么地方，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声在密闭的洞穴中经岩壁、石头反射后，在洞穴中回响，有人朝她走来了。

艾丽丝在惊恐中急速转身，手中的打火机也丢掉了。洞室内随即漆黑一片。她想跑，可在黑暗中辨不清方向。她脚下被绊了一下，两腿便不听使唤了。

艾丽丝摔倒了，手里拿着的那枚戒指飞了出去，落回了原来所在的地方。

JK4

二

法国西南部 罗斯西尔斯

在萨巴提斯山区一个被遗弃的村落里，一个穿着浅色上衣的高个子瘦削男人，独自坐在打磨得锃亮的乌木桌前。

桌上平摊着几张深黄色的纸，每张都用黑墨水写上了字，一行一行的很整洁。他偶尔停下笔，陷入沉思，然后又提笔写下去。

“我们这一生所留下的，是对我们是谁以及做了些什么的记忆。除了一片痕迹，没有别的。我学到了很多，也变聪明了。可是，有什么区别呢？我说不好。一步一步，就行了。”

“我一直注视着，看着春天的绿色变成夏日的金黄，秋日的古铜换上冬日的银装。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早知道如此孤独地生活，去忍受，并作为无休无止的生死轮回的唯一见证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又会怎样做呢？阿莱，孤独无时无刻不包围着我，使我备感压力，我都快受不了了。我活了这么长时间，心里一直空荡荡的，空得大而无边。”

“我一直努力信守着对你的承诺。有一项已经实现了，另一项还没有完成，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近一段时间，我感觉你离我很近。我们的时机快来了。一切都表明了这一点。很快，洞室就要被打开了。我真切地感觉到了这一切。还有，那本书妥善保管了这么长时间，也会被发现。”

男人停下笔，伸手拿过酒杯。一串串记忆开始从他眼前闪过，然而，杯里的烈性甘露把他的思绪又拉了回来。

“我找到她了，终于找到她了。我在想，如果我把那本书放在她手里，她会感到熟悉吗？那对她会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吗？她还能记得书的封面如何闪光、如何变颜色吗？如果她解开绳线，小心翼翼地打开干燥、硬脆的羊皮书，她能记起书里流传了几个世纪的文字吗？”



“我最后请上帝保佑，在我漫漫一生即将走到尽头时，能有机会改正我过去的错误，最终搞清真相。了解了真相，我就自由了。”

男人坐回椅子上，将布满老人斑的双手平放在桌子上。过了这么多年，也许是八百年、一千年，终于要目睹最后发生的一切了。

三

法国北部 沙特尔

同一天晚些时候，在萨巴提斯山往北约一千公里，沙特尔一个灯光昏暗的隧道里，另一个男人正在等待着仪式开始。

他感觉很不自在，头轻飘飘地发昏。他说不准这到底是本能的反应或预感，还是葡萄酒的作用。他迅速地偷瞄了一眼默立在他身旁的那两个人，可他们戴的面罩遮住了脸。他不清楚他们是否和他一样焦躁不安，也说不出他们以前是否多次经历过这种仪式。

大教堂的钟敲响了。他感到他身边的人立刻挺起了身子。钟声是他们等待的信号。他随即低下头，努力集中注意力，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当钟声的余音散尽后，他左侧的侍僧抬步向前，用半握在手中的石头在大门上拍了五下。门内随即应答：“进来。”

男人似乎觉得自己听出了女人的声音，但来不及猜想在哪儿或什么时候听过，因为大门已经打开，他很久以来一直等着想看的房间已展现在眼前。

三个人齐步缓慢向前走。他演练过这个，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也知道对他的要求，但他感到脚下有些不稳。房间里不像廊道那般凉飕飕的，很热，也很黑。房间里唯一的光线来自壁龛和祭坛上的蜡烛。烛光投射的影子在地上跳动着。

他一下紧张起来，很奇怪自己竟然感觉与这个仪式无关。当身后的门“砰”的被关上后，他跳了起来。

在房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站有四个高级侍僧。他很想抬头好好看看，但他强忍着，遵照嘱咐，低着头，埋着脸。他能感觉到，在长方形房间的两边，站着两排新成员，每一边有六个人。尽管没有人移动，也没有人说话，但他可以感觉到他们身上散发的热量，听到他们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他从别人交给他的文件中记住了房间的布局。当他抬腿向房间中央的墓穴走去时，感觉得到那些人都在背后看着他。他想，这中间有自己认识的人吗？无论是生意上的朋友，还是其他人的老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新成员。一时间，他思想开了个小



差，憧憬起他被接受入会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嘴角禁不住浮起一丝微笑。

突然，他的脚被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在墓穴基部的跪拜石上，他立即收回了思绪。

跪拜石的中间有一个小窝，他跪在自己的棉袍上，仍感觉又硬又冷。他稍稍挪了挪身子，想找个舒服点的位置。跪在那里的那股难受劲反而使他难以分心，他对此很庆幸。他仍然觉得头晕，那些反复在心里熟背过的程序也想不起来了。

这时，房间里的一座钟敲响了，音调弱而尖。伴着钟声，有人开始低声吟唱，起初声音很轻，但随着更多人加入进来，吟唱声很快大起来，一些词语在他脑子里回荡着：山、高贵、书、圣杯……

女教士走下高高的祭坛。他能准确地辨别出她轻柔的脚步，想象着她的金色长袍放着金光并在烛光中摇摆。他一直等待着这个时刻。

“我准备好了。”

女教士走到他面前停下了。他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那种带有薰香草香气的淡淡幽香。当她倾身抓起他的手时，他屏住了呼吸。当她将一个小而圆的东西塞入他的手心并让他握住时，他的胳膊突然像窜过一道欲望的电流。这一刻，他特别想做他一生来最想做的事——看看她的脸。但他还是按要求做了，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这时，四个高级侍僧走到女教士身边。他的头被轻轻后转，一种甜甜的黏稠液体从他唇间滑过。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没有反抗。随着一阵暖流在身体里滚过，他举起双臂，同伴们为他披上金色披风。

突然，他感到有个铁箍卡住了他的脖子，他双手迅速伸向喉咙，努力帮助自己呼吸。他想喊，可喊不出来。房间里的钟又传出一声弱而尖的声音，平稳而持久，将他的声音淹没了。他感到一阵恶心，心想，这下要完了。

现在，他眼睛模糊了，但他能看见女教士手里有把刀，尽管他不知道这刀是怎么到她手里的。他想站起来，但没有丝毫气力。

“不！”他想喊，可一切都晚了。

起初，他以为只是后背被人打了一拳，没别的。随后，他全身隐隐作痛。后背上有什么东西流下来，热热的，滑滑的。

此时，所有的嘈杂、迷茫、害怕都渐渐消退了。他闭上眼，眼皮不停跳动着。除了女教士的声音，他感觉不到任何东西。那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般。

“给所有的人上一课。”

这个被指控泄露了秘密、并且在该沉默时没有闭嘴的男人，在他最后一点意识支离破碎之际，紧紧握着手里那渴望已久的东西，直到生命离他而去。于是，那块和硬币差不多大小的灰色小圆片从他手中滚落到了地上。

小圆片的一面是字母 NV，另一面刻着一幅迷宫图。



四

萨巴提斯山 苏拉拉克峰

一时间，周围一片寂静。

接着，黑暗渐渐褪去。艾丽丝不再是在黑暗的洞里，而是在一个雪白、透明、宁静、失重的世界里飘呀，飘呀。

她自由了，安全了。

那是一种走出时间的感觉，好像正从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跌落。在这个没有时空的世界里，过去和现在的界线消失了。

这时，艾丽丝感觉像踩着了绞刑架下的机关一样，身子猛地一晃，接着便坠落下去。她从辽阔的天空飞速冲下，清风在耳边呼啸。她落呀，落呀，速度越来越快，一直重重地跌向林木茂密的山边。

可她的身体却总也落不到地上，身子骨撞到灰色山岩上也没有断。相反，艾丽丝落地后，仍跌跌撞撞沿着两排树中间一条陡峭不平的林荫道跑呀跑。林荫道两边的树木浓密高大，使她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太快了。

艾丽丝肋部一阵剧痛，但她不能停步，因为身后有个东西在追，而且越来越近。脚下的林荫道坡度突然加大，她感到，路面不再是松软的泥土、青苔和树枝，而是踩上去嘎吱作响的枯树根和石头。除了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林荫道九曲回肠，她不得不左拐右闪，直到拐了个弯，看到一道无声的火墙堵住了去路。火墙的火柱四面摆动着，白色的、金色的和红色的火焰交织在一起，火柱的形状不断变化。

艾丽丝本能地抬起手护住脸，不让烈焰烤到自己，但她却感觉不到烈焰的炙热，她看到跳动的火焰中有许多张脸。当火苗卷动时，那些脸在痛苦地无声扭动着。

艾丽丝努力停下来。她必须停下脚步，她的脚磨破出血了，短裤也湿了，但身后的东西紧追着她，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在将她往火中推去。

她别无选择，只能跳起来，以免被火焰吞噬。她像一缕烟一样旋转着升向空中，漂浮在黄色、橘红色的火焰上空。

有人在喊她的名字，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但她的发音怪怪的。

阿莱。

她安全了，自由了。

接下来，似乎有只冰冷的手在抓她的脚踝，要把她摁在地上。不，那不是手指，



是锁链。这时，艾丽丝意识到她手中握着什么东西，是一本书，用皮革线装订的书。她知道，这就是他想要的，也是他们想要的。就是因为失去了这本书，他们才这么恼火。

要是她能够说话那该多好，这样她也许可以和他们讨价还价。但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嘴巴也说不出口。她抡胳膊、踢腿，想挣脱锁链，可她被牢牢铐住了。当被拽回到火中时，她开始尖叫，但周围仍是一片寂静。

她感觉有声音、光线、气味、触觉，还有嘴里血渍的金属味。可是突然间，她一下停止了叫喊。她被一种半透明的冷气突如其来地裹住了。这冷不是洞穴里那种熟悉的阴冷，而是不一样的、强烈的、明亮的冷。艾丽丝在冷气中勉强辨认出有一个人的面部轮廓一闪而过，很美，也很模糊。同一个声音又开始在喊她的名字。

阿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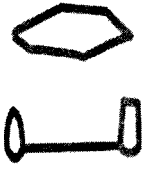
这是最后一次呼喊，这声音来自一个朋友而不是要伤害她的人。艾丽丝努力睁开眼睛，心想要是她能看见，就能明白了，可是她的眼皮那么沉，几乎睁不开。

梦境渐渐隐去。

该醒了。我必须醒了。

这时，她脑子里又响起另一个声音，与第一个有所不同。她的胳膊和腿渐渐恢复了知觉，擦破了的膝盖刺痛起来，她感到有人用力抓住她的肩，将她摇回到了现实世界。

“艾丽丝！艾丽丝！快醒醒！”



丘上城邦



第一章

卡尔卡松 1209 年 7。月

阿莱猛地惊醒了。

每一个晚上，她都做着同样的梦。整个童年，每当她在黑暗中惊醒，脸色煞白，泪如雨下的时候，父亲总陪在床边，爱怜地看着她。蜡烛点完了，又点着一根，父亲轻声地给她讲自己在圣地的故事，给她讲那无垠的沙漠、清真寺美丽的曲线和召唤教徒礼拜的宣礼声。他还为她描述香气熏人的香料、阿拉伯食物鲜亮的颜色和好闻的胡椒味，还有耶路撒冷血红的夕阳美景。

父亲讲的故事救了她的命。

“基岚？”她低声喊道。

她丈夫睡得很沉，两只胳膊摊开了，占去床的一大半。他那散发着烟酒气味的黑色长发散乱在枕头上。月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进来，阿莱能看到他下巴上浓密长须的影子。

阿莱想叫醒他，可是他动也不动。尽管她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无所畏惧，可对婚姻生活却没有经验，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待他。她摩挲着他那因长期习剑比武练就的宽阔坚强的肩膀，以此安抚自己体内的躁动。即使他睡着了，阿莱也能感觉到他肌肤下勃勃的生命活力。当她回想起他们上半夜一起度过的欢愉时，脸一下红了。

阿莱被她对基岚的感觉征服了。她喜欢自己不经意看到他时那种心跳的感觉，还有他朝自己微笑时那种慑人心魄的喜悦。但她害怕爱情会使她变得软弱、轻率。

阿莱叹了口气。

夜色正在由黑变灰，院内的树上偶尔传来鸟鸣声，黎明将至，她知道自己不会再睡了。

阿莱掀起帘子，轻手轻脚走到房间另一角的衣柜前。脚下的石板冰冷，灯心草编的草席刮蹭着她的脚趾。她掀开衣柜盖子，取出一件普通的深绿色裙子。

十七岁的阿莱，虽然结婚已经六个月了，但她还不具女人的温柔和婀娜。那件衣服松垮地吊在她瘦削的身上，好像不是为她做的。她把手放在桌上，站稳身，套上松